

# 中國人，去耶路撒冷 (4)

## 不一樣的使命

### 這是一個悔改的民族，卻不是一個得救的民族

就在猶太人宗教活動的中心 – 哭牆 (也就是西牆) 廣場上的一個角落裏，由象徵著以色列各支派的十二個石礮圍成了一個圓圈，當中矗立著一塊墨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篆刻的第一句話就是：“Jehovah never left the Western Wall” (耶和華從未離開過西牆)。

看到他們的宗教宣言，我無法不去想，他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西牆，來到十字架面前，認主歸宗呢？如果有一天能夠看到他們不是在哭牆下，而是在十字架前面流淚悔改，那將是一種多麼令人歡欣跳躍的榮耀之景啊。彼時彼景，你能想像得到天父和主耶穌的心會有什麼樣的滿足嗎？

贖罪日的那天，我在哭牆下面好奇地望著那些似曾相識卻不相知的人們，對他們的敬拜禱告，流淚哭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忽然，在我的心裏傳來了一個聲音：“這是一個悔改的民族，卻不是一個得救的民族。”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聲音后，我與身旁的猶太人竟不由自主地一起痛哭起來。

他們哭的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為什麼還沒有來到，拯救他們脫離世上的苦難；我哭的是，彌賽亞已經來到，可是他們卻還沒有從罪惡和苦難中得釋放。在神的家中，他們是一群迷失的羊，四處在尋找回家的路；他們是一群孤獨的羊，多麼渴望來自父家的愛情，來自親情的溫馨和安慰。

我仿佛在異國他鄉突然看見了自己失散多年，音信諳無的親哥哥。小的時候，他常常教導我，呵護我，保護我，陪我玩耍……他是我童年的驕傲和自豪。忽然有一天，在一些窮困潦倒，餐風露宿的人群中發現了他，伸出一雙乞討的手，竟然完全不認識我……不管他曾經走過什麼樣的錯路，不管他曾經做過什麼樣的錯事，也不管他為什麼今天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他仍舊是我的大哥，他仍舊是我的骨，我的肉，我的血。這種遭遇怎麼可能不讓人心碎，不催人淚下呢？

我立刻就體會到，當初約瑟看到自己的同胞骨肉時，為什麼要轉身大哭。

自從以色列人因著悖逆的緣故，被迫離開故土，遷移他鄉。在陌生的土地上，在陌生的人中間，他們游離失所，四處漂泊，歷經滄桑。幾乎在西方歷史的每一次變故中，他們常常成為無辜的受害者，被藐視，被迫害，被驅離，被殘殺。在世界各民族中，他們所

經歷的苦難是極其罕見的。

然而，在神全能的保守下，這個民族沒有消失沒有滅亡，對彌賽亞的盼望依然是他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信仰核心。神對這個民族的揀選永不後悔，神對這個民族的應許也沒有褪色。他們不再崇拜異邦異國的偶像，他們不再隨波逐流。隨地隨在，他們建立會所，呼籲民衆，恪守律法。但願他們能夠明白，律法之下的悔改是無法稱義的悔改，哭牆之下的呼求是沒有指望的呼求。他們苦苦期盼的彌賽亞，已經擦肩而過了。

當我在哭牆下無法控制自己，失聲哭泣時，周遭的猶太人向我投來詫異的目光，他們不明白一個外國人爲什麼會跑到這裡和他們一起哭泣。有一位少年人悄悄地走過來，問我：“Are you a Jew?” (你是猶太人嗎?)

回首往事，我多麼希望這位年輕的朋友能聽到我所聽到的，能得著我所得著的啊。可在當時，我卻茫然地回答：“No?”

有時候，我多麼希望自己真的是一個猶太人啊。

時至今日，那個哭牆下的聲音仍然在我的心裏激蕩著，使我不得安寧。

### **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 ( 羅 11:24 )**

上帝按著祂榮耀的旨意，將救恩之根栽種在猶太人中，藉此使人類的靈魂得救。使徒保羅在羅馬書裏生動的描述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得救的經過和神的旨意。“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 羅 11:17-18 )

可惜的是在教會發展的歷史中，常有被嫁接的枝子“向舊枝子誇口”。忘記了自己屬靈的根是猶太人，而且直到今天，我們仍靠著這本樹的根吸取一切生命成長的養分。請問聖經裏的六十六卷書，有幾卷書不是出自猶太人的？

世界上有哪一個農夫爲了嫁接，把本樹的根挖掘出來，好使野樹的枝子得以存活？要想使樹木茂盛，碩果累累，本樹的根是不動的。與地土相依爲命的農夫有一句俗話：“人挪人活，樹挪樹死。”

悠悠二千年過去了，這本樹的根如今在哪裏呢？那被折下來的舊枝子還在麼？他們又在哪裏呢？上帝還紀念與他們所立的約嗎？

“...他們若不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 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 ( 羅 11:23-24 )

況且不但要接在本樹上，而且要全部接在本樹上！因爲“.....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 羅 11:25-26 )

上帝什麼時候會指著英國人，美國人，中國人...說：“你們的全家都要得救”？無論我們的感覺如何，以色列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全家都要得救”的民族。這是全能的父神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 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願神的恩賜與選召再次向以色列人顯明，同時也向全世界的教會顯明。特別是向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顯明，顯明因祂永不改變的愛所立的約，顯明因祂永不改變的愛所托付的使命。

上帝用祂的大愛和公義差遣猶太人的宣教士使我們這些“野橄欖”枝子與祂連接；如今我們這些已經蒙恩得救的“枝子們”，能看著尚未得救的“本樹的枝子”，而無動於衷嗎？有時候我覺得，願不願意向以色列人宣教首先是個良心問題。

過去父神藉著本樹的枝子，把我們這些外邦人嫁接在本樹上；今天那些被折下來的枝子並沒有被神廢棄，而且上帝定意要把他們重新接回到本樹上去。然而，好橄欖樹根不可能自然而然的長出野橄欖枝子。同樣，已經被砍下來的本樹的枝子也不可能自然而然的接回在本樹。有誰願意來嫁接呢？誰是主人所差遣的工人呢？

### **以色列人的中國情結**

這次在以色列滯留的期間，以色列人對華人的態度真讓我感到意外。也許在世界許多地方，我們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都會或多或少地感到一些歧視。我的體驗是，種族優越和種族歧視在以色列人中也同樣存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華人是個例外。

二戰之前，數萬猶太人來到中國各地避難。在那個反猶排猶滅猶的年代裏，在全世界，唯獨中國這個大國沒有這樣做。在兵荒馬亂之際，這批猶太人反而在遙遠的中國找到了避難所，得以死裏逃生。二戰後，散居在各地的猶太人陸續來到以色列，建立家園。在當今的以色列，掌控政治，軍事，經濟和宗教大權的精英中間，不乏從中國而來的當事者。這一段歷史大多數中國人早已忘記了，但老一輩的猶太人仍然記憶猶新。他們是一個感恩的民族。

其實，當地的阿拉伯人對中國人也頗有好感。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彼此都沒有得罪，而且印象很好。一位阿拉伯人（出租車司機）對我說：“We all like China. China is great.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The whole world is made in China.”（我們都喜歡中國。中國了不起。都是中國造的，全世界都是中國造的。）

贖罪日的當夜，我需要獨自步行三四個小時走向旅店，半夜三更，加上時局不穩，不免為自己的安全擔心。當我詢問一位全副武裝的士兵時，他先是堅決反對，然後看了我一下，問：“你是哪裏人？”

“中國人。”

“那就沒問題了，沒人會傷害你的。”他回答得很肯定。

在耶路撒冷貿易中心（Jerusalem Mall）的一個洗手間外，由於人多位少，大家都在安靜等待，順便我和他們聊了幾句。輪到我的時候，一位年輕人急沖沖地跑到我的前面，要搶先進入。旁邊一位穿軍裝的趕緊上前，用希伯來語與他交談，並用手指了指我。隨後，那位年輕人退出來，並向我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中國人，您先請。”當我迷路的時候，多半會有人陪著我走到目的地。當我對解答仍不明白時，對方一定會找另外一個人繼續解答，直到滿意為止。

兩度訪華的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曾說：“中國對我來說不只是另外一個國家而已，也是我家庭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向記者展示了書房裏的一張照片，那是他父母上世紀 30 年代在哈爾濱的合影。奧爾默特說：“中國接待了我父母，他們在中國長大、接受教育，他們說中文。所以我有中國背景，我從他們那兒繼承了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在以色列長大的孩子，中國是我最早的記憶之一。這次訪問中國，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回家。”當他站在祖父母墓前，“他的眼眶裏噙著淚花，但強忍著不讓眼淚流出來。”奧爾默特告訴在場的人，中國是最善待猶太人的國家，而他能為中國做的卻不多。

在以色列，當年猶太人在中國的避難史，是寫進教科書裡的，甚至寫進了他們的族譜家史！

在以色列，有一個紀念碑：“中國人，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恩！”

如果說上帝為以色列人的得救在歷史的長河裏留下了一個特定的時間；那麼上帝有沒有為中國人在以色列人的心裏預備了一個特殊的空間呢？

如果有的話，那麼上帝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為什麼單單把中國人如此這般地放在以色列人的心裏面呢？！

反過來說，在我們華人教會的心裏，是否也有一個特殊的空間，是留給主耶穌肉身的同胞骨肉，以色列人呢？

### **不同的聲音**

也許我們華人教會並沒有像許多西方人那樣敵視，仇視或輕視猶太人，但在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面前，我們能說未曾忽視過他們嗎？

從以色列回來以後，當我向周遭的人傳講自己的領受，特別是關於在我們華人教會的心裏應該對以色列人有一份特別的負擔時，招來的往往是當頭一棒。諷刺，譏笑，質疑，冷漠幾乎淹沒了我。每當我向周圍的人宣講我們應當向以色列人傳福音，我發現自己是孤立的，甚至是孤獨的。我是個很軟弱的人，我選擇的是沉默。或許神的剛強要在軟弱人身上顯得更加完全，我選擇的是打破這個沉默。冷漠並不是罪人的特質，冷漠是罪人與罪人之間的特質。

當我試圖談及以色列，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是我在那裏所經歷的趣聞軼事。至於以色列得救與華人教會之間的關係，回應往往是冷淡的。事不關己，敷衍一下了事。既使是在教會服事的同工裏，有多少人明確地知道，一個聖徒對待以色列的態度，就是對待那位選召以色列的上帝的態度？！（在去以色列之前，我也是一樣，甚至更糟糕）在眾多的聽眾裏，只有一個人問我：“我們該為以色列做些什麼？”

聽說，我們華人教會已經對以色列盡了應有的責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已經開始呼籲組織人們去以色列，參加在當地舉辦的各種特會，禱告會，舉辦聖地旅遊，甚至在以色列建立禱告中心...為此應當讚美我們的神，本人也親身參與經歷了此類活動。藉著禱告，為以色列人求平安，這是神的旨意。但僅此而已，心裏面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平安，總有一種遠水止渴，隔岸觀火的感覺。如果當初保羅，戴德生他們也是僅此而已，

我們今天能得救嗎？

聽說，我們可以引經據典：“……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 11:25-26）似乎我們應該先向阿拉伯人傳福音，然後再...似乎我們應該再等一下，直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數目添滿了。

如果我們就如此這般等下去，即便是外邦人得救的數目真的添滿了，以色列全家真的就能得救嗎？難道我們真的不知道，榮耀的君王要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2:10）

“先是猶太人，後是...”這難道不是主的命定嗎？可是教會歷來所行的卻是，“先是...後是猶太人。”

到底應該是誰先誰後啊？！

當然，以色列全家得救，必須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這也是主的命定。但主並沒有命定，必須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才開始向猶太人傳福音啊！

聽說，因著語言，文化，宗教，法律以及種族的差異，我們華人教會不太合適向以色列人傳福音。說的白一點，華人教會對以色列宣教，跨度和難度很大，並且立竿見影的效果不太明顯。本人沒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但保羅，馬偕，馬禮遜，劍橋七傑，戴德生.....在他們那裏，一定有一個明確的答案。而實際上，我們華人教會之所以在，不正是這個明確的答案嗎？

華人教會向以色列人傳福音必然會面臨許多具體困難；知難而進，還是知難而退不是智慧問題，不是聰明問題，而是使命問題。更何況，我們將要面對的所有問題，哪一樣不是當初遠渡重洋，來到我們中間的外國宣教士們所經歷過的呢？

量力而行，視情而定的宣教能夠滿足天父的心意嗎？

“摸著石頭過河”或許能夠渡過淺水小河，但在黃河長江面前，靠著摸石頭的智慧，能夠成就父神的旨意嗎？

聽說，以色列人得救的最佳方案，就是讓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傳福音。確實在近些年間，有一些在國外重生得救的猶太人，隨著移民的潮流陸續回到了以色列，並在各地開始建立教會，俗稱彌賽亞信徒教會。筆者有幸接觸並參加了其中三四家教會的崇拜。我的觀察是，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甚至許多是還不太會用希伯來語交流的近期移民。其中有兩個教會，在聚會時所使用的語言竟然不是希伯來語！在傳統或自認為是正統的猶太人的眼裏，這些人是“另類”，甚至是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宗教和家庭裏的“叛徒”。他們所遭受排斥，歧視，甚至逼迫是不言而喻的。

在舉行最後晚餐的馬可樓裏，我遇見了一對新婚的猶太人，他們都是在美國讀書期間，在重生基督教會裏（Re-born Christian Church）受洗歸主。我們交談了很久，當我向他們詢問回國後的信仰生活時，他們臉色立時沉重下來，剛才彼此交談的歡樂氣氛一掃而空。他們不願意多說什麼，只說，“請你現在就為我們禱告，我們需要力量！”

如果我們再細心一點，對比考察一下近幾十年來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基督教教會（其中包括天主教和東正教）佔總人口的比率，特別是在猶太人眼裏的猶太人基督徒佔總人口的比率，我們就應該明白，佔人口大部份的傳統或正統的猶太人仍然拒絕傾聽這些“另類”

所發出的聲音。

以色列人能否自己救自己，以及效果如何並不是問題所在。對於神的國度而言，許多事不是能不能，而是該不該；不是只能這般，而是應該如此。

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在上帝面前，任何一個人的得救，都不可能是自救，只能是他救。任何一個民族的得救不也是如此嗎？從本樹上折下來的枝子，不需要經過嫁接，就能自行接回本樹，還有比這更美的事嗎？可能嗎？應該嗎？

宣教的接力賽是愛的接力賽，宣教的傳遞也是愛的傳遞。這難道不是宣教的真正的意義嗎？

問題並不是以色列人能否自己救自己，問題是我們這些得救的枝子們，有沒有去愛他們這些舊枝子，如同當初他們愛我們一樣？

### **夏天近了嗎？**

幾千年猶太人封閉的心門漸漸啓開了，堅硬的心土開始鬆動了。我仿佛聽到從那裏的人群中，從那片土地的深處，向全世界發出一聲長嘆：有誰願意來這裡撒種？有誰願意來這裡耕耘？有誰願意來這裡收割呢？又有誰願意把我們重新在接回到“本樹”上呢？

當主耶穌形容末日到來，人子降臨，神國顯明時，設了個比喻，對門徒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他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路 21:30）或許我們無法斷定什麼時候是“夏天近了”，但夏天到來之前，是冬天和春天。深入了解一下以色列的今天，就可知道，冬天已經過去了。春意雖然尚未盎然，卻已四處可聞可見。若是失去了春種和春耕的時機，既使夏天到了，主人去收穫什麼？農夫把這個季節的生活叫做“春忙”。一年之計始於春，這是他們最忙的時候。

以色列的春天到了，我們忙了嗎？

### **神的雲柱和火柱**

當初傳福音的征程是由耶路撒冷起步的（...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 4:22），如今物換星移，藉著福音所發出的真光，已經在這個黑暗的世界幾乎繞行了一整圈。傳好消息的大軍已經可以隔着中亞，與大使命的終點站遙遙相望。這是用宣教士的生命與鮮血所建造的一座福音橋，一座既將成就尚未完工的福音橋。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的領袖們是否應該思考一下：在這個全世界的福音版圖上，缺少了點什麼？

世界上任何一位橋梁建築工程師，都不會只顧建造橋梁的一端，直等到橋梁建到了彼岸，再去建造彼岸的橋頭堡。這次以色列之行，我有一個深深地感受：在那裏缺少一個能夠迎接並承受宣教大軍到來的橋頭堡。

云柱和火柱曾是神的百姓大軍進退與否的旗幟，今天站在世界福音版圖面前的華人教會的領袖們，能說看不見神的云柱火柱如今在哪裏嗎？

在歷史的長河中，上帝再次把祂的選民帶到曠野的邊緣，隔岸就是比迦南美地更美的應許。

歷史不能重演，歷史不再重演；因為有一隻手帶著父愛伸向他們，緊緊抓住他們不放，

直到彼岸。這隻手若不是華人教會的，就必然是別人的！  
今天以色列人的十字路口，不也是我們的嗎？。

## 宣教的中國

華人向華人傳福音的愛心已經顯明；無論天涯海角，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人來傳福音。我們很注重向本家本族本國人傳講福音，這是應該的，也是我們華人教會宣教的第一步；沒有人會對此有什麼質疑和異議。幾乎從華人本土教會被堅固的那天起，我們就沒有停止過向世界各地的華人傳講福音，這其中我們走過多少路，灑下多少汗，揮下多少淚，流出多少血，只有愛主的華人教會和那位愛我們華人教會的主知道；這其中有多少可歌可泣殉道者和宣教士，看看遍佈全世界各個角落的華人教會就知道了。若是沒有香港，臺灣的華人教會真心地付出，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能有今天的局面嗎？我相信在這一點上，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的教會能夠與我們華人教會相比較，甚至相接近。在主面前，這是我們華人教會的榮耀！這不等同於我們已經做夠了，我們還應繼續這樣做。

“近水樓臺先得月”，這是自然而然，自然使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要想真正地“得月”，僅靠“近水樓臺”，能行嗎？我們華人教會在宣教上是否應該有另外一種心志呢？

有時候，我們的宣教多多少少讓我聯想到，亞伯蘭對上帝的呼召最初的回應：離開了本地，卻沒有離開父家，也沒有離開本族。

在主導意識上，我們有沒有把本地的總會設在異地的植堂等同於宣教了呢？

在宣教歷史上，又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的教會是如此這般地宣教呢？

在宣教定義上，為什麼我們與他們的領受和註釋似乎總有一點點不一樣呢？

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歌：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又常鳴，春蠶吐絲吐不盡...邁開大步，向耶路撒冷...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最讓我感動得是最後一句：“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而不僅僅是每個角落的中國人。

古今中外，宣教士的鮮血是教會的種籽。

如今已經頗具格局的華人教會難道不是藉著那些異族異邦異國的宣教士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栽種耕耘，成長壯大的嗎？

曾何幾時，有一位外國人說：

“我若有千磅英金，我願中國如數支取。

我若有千條生命，我願意都獻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

有誰知道，同樣是這位戴德生，每年都將所收到的第一筆向中國宣教的捐款，如數轉贈給當時專向以色列人傳福音的差會？！當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回答“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2:10）

戴德生弟兄把握住了天國的脈搏，摸着了天父的心跳。

中國的戴德生在哪裏？

等待何時，中國人說：“我們有千萬生命，我們願意都獻給猶太人，阿拉伯人..... 不，不是猶太人，不是阿拉伯人，乃是基督。”

或許我過於激進了，但我還是認為只有聽到這樣的宣告——“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華人教會宣教的號角才算是真正的吹響，宣教的接力棒才算是真正地交在中國人的手裏，“宣教的中國”才算是名副其實了。

這難道不是宣教的本意嗎？

## 昨天，今天

在教會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是在沒有外國外邦的宣教士首先艱苦播種耕耘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得著了福音。歐洲人不是如此，美洲人不是如此，非洲人不是如此，我們亞洲人也不是如此。為什麼唯獨在主耶穌基督的故鄉，拯救人類福音的起點卻聽不到來自外邦外國的宣教的號角呢？

若是沒有神特別選召以使徒保羅為代表的宣教士向外邦人傳福音，歐洲人能得救嗎？我們中國人能嗎？

固守本家本族的耶路撒冷教會無法承受廣傳福音的大使命。

歸根結底，大使命是我們主耶穌基督對普世教會所發出的，不是有英國特色的，美國特色的，或者中國特色的大使命。

如果我們也同樣固守著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宣教模式，有沒有可能我們執意所做的越多，而在主的眼裏，我們虧損的越多呢？有沒有可能我們越是滿足於已經所收穫的，而在主的眼裏，我們的虧欠越大呢？有沒有可能我們已經抓在自己手裏的富足，反成了我們在主面前的貧窮了呢？

差遣宣教士到異國異邦去，使福音傳遍地極，這難道不是上帝的美意嗎？

藉外邦的宣教士使本國的靈魂得救，再藉著本國的宣教士使其他外邦的靈魂得救。這並不是偶然形成的歷史格局，而是至愛的父神所預定的旨意。

在神和屬神的人的眼裏，歷史沒有偶然。

宣教的接力賽不就是這樣一棒又一棒傳到我們中國人的手裏了嗎？

都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都說，傳福音的接力棒交在了華人教會的手裏。

都說，我們是一個宣教的中國。

我們確實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然而----

至今為止，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指著中國人說：我們的得救是因著他們？！

現在，我們可以對上帝說，我們是一個宣教的中國了嗎？

過去，我們常禱告的是：願上帝賜福中國人。

今天，我們要禱告的是：願上帝使用中國人。

當初，猶太人的教會聽到了來自馬其頓的呼聲，開始了由東向西的長征。

如今，華人教會有沒有聽到耶路撒冷的呼聲，承接向終點衝刺的使命呢？

我們常常聽到的是：要為以色列禱告，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而常常感動我的是：要為中國人禱告，要為華人教會及其領袖們禱告。求神賜下合一的領受，合一的看見，合一的宣教。

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若是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願意將自己的故鄉托付在華人教會的心裏，那將是一份多麼獨特而又尊貴的榮耀啊！

願大使命的最後幾個腳印是屬於我們中國人的！

中國人去以色列，應該有不一樣的使命！

王 正弟兄

05/25/2007

於洛杉磯

[wangzheng77@gmail.com](mailto:wangzheng77@gmail.com)